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北史卷九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四千九百三

史部

北史卷九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十

恩幸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劇鶲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櫟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張景嵩
毛暢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宦者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

進之常道也况乃親由裹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
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二
京焉魏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昌之季宗
愛之弑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甚者爾其間
盜官賣爵汚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枚舉哉斯乃王者
所宜深誠而齊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
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
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

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已虛杼柚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翬兒之徒唯左右馳驅內外襄猶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衽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閹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以為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

從例附其家傳其餘並編於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
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
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
者亦附出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
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
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
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菱侯謚曰敬叡少傳父

葉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丞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叅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憚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圈有猛獸逸登門閣道樂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叅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叅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

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
鄭羲為傳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為
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
赦有辜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
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
知率常以夜惟載閻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
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
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

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
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
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
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
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廟祀於都南二十
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
褒揚竅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為之讚京邑士
女詔稱竊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

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
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
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
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
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
舊衰絰縗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
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
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

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叡母
賈氏為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
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叡薨孝文詔襲
代領都曹為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為公太
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為并州刺史
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
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三等卒贈
豫州刺史謚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

坐事免椿僅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
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
法由是正光中元义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為將作大匠
椿聞而固辭孝昌中尙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
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
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
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
言政事之宜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人畏之重足

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
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
呼為王太原未幾余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
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事輻湊椿禮敬親知
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
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神
武親自吊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
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

虧損親類歎尚之余朱榮妻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
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
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魏有
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無予以兄孫叔明為後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
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
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
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修並見寵任遷光祿大

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迴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為雍州大中正尚書後

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面啟奏請降減事久
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
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脇州以表聞北海王
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
云何簡用上佐遂致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為國醜辱
仲興是後漸疎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并州刺
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至武
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

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謚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閭塞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頗有轉授每授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百官

自王公已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驂乘輶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威容或與賓客姦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啗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為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

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俟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儼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辜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少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閱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擲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辜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擿遂有詔按其辜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

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搏蕩壽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辜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

悉棄絕之以示已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若為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陵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賚日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勲

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
接皓忻於去內不以疎外為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
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侍
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雁門雁門人詔附者乃因薦
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
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泉池西採
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頡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
於上下樹草裁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

寵日昇闢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之皓娶
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
馬物皓又為帝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
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若皓昏姻也延明乃從
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
起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
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
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

附之又直閣劉胄本為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胄字元孫後位直閣將軍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於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廄閑埽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為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

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伴官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於懷中義恭諂附元乂义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髭眉司空季沖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冲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冲者時託之以自通太

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
徵與趙脩結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
召拜太常少卿尋為荊州大中正出為荊州刺史怡乃
致其母喪葬于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
夫卒贈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兼侍
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為二
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
為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黃門後為幽州刺

史貪與范陽盧氏為婿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為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

為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
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
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
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
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
後剛坐掠毅試射羽林為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
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戶
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為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

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為太傅清和王懌所舉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乂執政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為拔援復領御史中尉剛啟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巴邑俸粟賑給征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乂之解領軍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乂

逼脅內外降為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贈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詞見稱宣武初自書生除中書舍人詣附趙脩脩誅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叉害懌出為鴈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叉大得叉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

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為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以特被
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
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
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
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
乾執筆承其指授乾機辯有智數公當斷決終日不以
為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
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

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
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
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
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介朱榮左
右榮知深以為憾啟求誅之榮將入洛既駐河梁紇矯
詔夜開殿中取驛鷄御馬十餘匹東走兗州羊侃時為
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
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

統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
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臯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
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為秦郡
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嶮暴行多非法景
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
為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
其事遂搆告其臯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

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
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
和延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及二人議以文
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文成有世
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
其謀始愛負臯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
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
皆隨之入愛先使閻暨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

以次收縛斬於殿廊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
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
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
名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
閭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
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
泉欵仕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為烏丸護軍

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儁又傳賜盧牋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

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於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閨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濶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縣自後逃戶占為綾羅穀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

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
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

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
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
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
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
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

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謚靖公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而為閼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

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
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
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
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默對綰選部訢奏
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荆
州選部監公孫遽為幽州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
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
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

今訴皆以為州臣實為惑於是默與訴遂為深隙訴竟
列默為監藏因默為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
還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
昔及訴將獲臯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
職事出為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己清儉事
濟公私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瓊姚泓安定護軍為赫
連屈丐所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圖平城內侍

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
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
請父贊贈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
戴小後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
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
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
視如仇讐小之為并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
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緜氏宗文邕謀反脅孟舒等事晉孟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閣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宮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寵幸冠諸閹官特遷尚書進爵龍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

馬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儀
於宮城南觀者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
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
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
以不死薨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
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
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為龍東公又降為

侯

挹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嶷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遂為宮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

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賜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足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道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姪甥

婿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二人爭立嶷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謔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予人理所未聞烏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臯詔可之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

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
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
俱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
改為王焉自晉以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
尚書爵宕昌公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
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沖等申后無咎
而稱遇謗議之臯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

夫復舊爵馮氏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
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
靈泉道俗居守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
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
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
間每逢寮舊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修之
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為之造宅增於本旨笞擊作人莫
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

問視其危惙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

雍州刺史

苻承祖略陽氐人也因事為閻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安濁子月餘遂死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為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

御遷為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
轉選部尚書出為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
刑政峻刻號為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
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
筆莫不委至同之威貴質皆寶掌入為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為閹人稍遷給
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
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為瀛州刺史本

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
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
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瓠問其中事
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
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充采召入女還遷中給
事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勲除崇訓太僕加侍中
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

齊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
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
命孝明嘗為臨軒會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
幼充宮役守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
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棲棲
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修營
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成人資乘越清河王懌
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懌廢靈太后於

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中常侍賈欒假言持明帝書密令防察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以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义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

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
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
苦之薨於位中官為義息衰絰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完
也奉車都尉周恃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
恃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
陳屍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闔官為義服杖絰衰
縗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
權閭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

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察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乂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乂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列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察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察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

殿粲既以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义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内外乃止出粲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刀宣馳驛殺之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官刑為王琚所養恩若父子累遷為中尹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

官內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臯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

嬪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為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藥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崩羣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臥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明黨出為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藥城伯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藥城縣侯

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藥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閻人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藥初出靈太后聞之曰藥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二百疋黃綾一十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
帝崩與余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
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勲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
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蓚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伏誅令
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
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
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

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薨贈司徒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劉思遠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閻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義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義時內外喧喧云義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啟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成

未及出外义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
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
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义妻構之不已出暢為潁丘太
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
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布水封壽陽伯
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彥張華原
之徒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間所欲官乃啟為

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

聞之以為淳直由是啟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
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公士
開幼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司業所尚天
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
士開善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
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
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
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

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疎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為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悅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侍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齎手敕慰諭云朕之與

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
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續車迎士
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
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
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
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歔
欷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
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

射仍兼侍中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閑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姦詔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亵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辨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

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於乾壽殿士
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
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
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
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士開仍引任城馮翊
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為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
叡面陳士開辜失云士開先帝美臣城狐社鼠受納貨
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

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叢
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
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
之王等且散叢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
無所不至明日叢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
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
急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粲復命
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叢等而罷

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
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
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
留并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
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
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
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
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

送二女子一珠廉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
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
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
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
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
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
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
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

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
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
州常山郡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臥
內遂與太后為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
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
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
帖神武千秋門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
領軍恒姓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

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并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辯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

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
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典
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事
謚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詔
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
門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
次啟牒即成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
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

士曾參士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
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為王先
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為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其勢傾朝廷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
擢而正理違忤者亦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
多所營救既令免辜即令諷論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
雖有全濟皆非直道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
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

至晉陽吐根密啟本蕃情狀神武得為之備蠕蠕果遣
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欵厚加賞賚其後與蠕
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
計策頻使入朝為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為人所譖奔投
神武文襄嗣事以為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
三司食永昌郡幹皇建中加開府齊七年卒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
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

之乾阿嫗呼姊姊遂為胡太后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
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
那肱皆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
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為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加
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
藥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
錄尚書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
王令宣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

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三年
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
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
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辜太姬於帝前罵之
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太
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
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後主立之
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

為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
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主
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
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
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
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
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為正
嫡引祖珽為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

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臯王阿

那肱初為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
庫直都督四年從破契丹及蠕蠕以蹻捷見知大寧初
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便僻善事人
每宴射之次大為武成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
士開每見為之言由是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
食汾州定陽仵城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
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
主即位除并省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遷并

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為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頗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賣獄鬻官韓長鷺憎疾善而那肱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陰私虛相讒構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如故及周

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
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
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
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
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至平
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
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
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

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
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縣軍遠來我
何為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塹進軍使內參
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
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
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
本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
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

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以為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鄆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闔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

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肱
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
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
歎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
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
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愚
僧禿師於路中大呼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
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彊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

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
瓊音斯固亡秦者胡蓋縣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
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
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
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
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
二年和士開為庫狄伏連等矯害敕咸陽王斛律明月

宜陽王趙彥深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秘密皆令鳳
口傳然後宣詔敕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
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
語鳳云彊弓長矟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
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
執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
尋復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
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之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

密告祖珽誅解律明月後矯稱敕賜其珍寶財物亦有
不云敕而徑迴取者敕令領軍將軍侯呂芬追珽還引
入侍中省瑣禁其事首尾並鳳約敕責之進位領軍大
將軍餘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
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被敕
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
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游戲射獵
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

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
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
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
何用愁為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
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剗漢狗飼馬又曰
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
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
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

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史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敕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為周軍所獲鳳被寵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讐私唯相譖訴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為

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
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
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
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宦者韓寶業盧勒义齊紹泰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閻
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
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义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
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魯恃伯郭沙彌鄧長顥及寶業

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顥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寶業及勒又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斂不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顥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肫宮鍾馗趙野义徐世凝苟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

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
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詣
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勳逾巨萬丘山之積
貪慾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
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鞍廳諸閹或在內多
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
競走十數為羣馬塵必坌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
趨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

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顥為
太府卿焉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
辟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
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
李銅鋌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
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
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
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駢穆叔兒

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賄出處
殆與閹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
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
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
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
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閹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
漸因昵狎以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
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

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俳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妾多皆類

此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為害自古忌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所宜誠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觀夫魏氏以降亦後來之殷鑒矣為國家者可無鑒之哉

北史卷九十二

北史卷九十二考證

王叡傳涼州刺史顯菱侯○菱侯二字誤

趙默傳趙默字文靜○默魏書作黑

張宗之傳初維氏宗文邕謀反○維魏書作縱

張祐傳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由監本訛田今改

從南本

成軌傳成軌字洪義○軌監本軌今改從南本

郭秀傳乃啟為七兵尚書○七監本訛士今改從齊書

宦者傳然皆不得干預朝政。○干監本訛。今改從齊書。

臣已發遣解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臣監本訛。巨今改從齊書。

北史卷九十二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孫悅祖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北史卷九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四

北史卷九十三

唐李延壽撰

列傳第八十一

僭偽附庸

夏 赫連氏
燕 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北燕 馮氏

西秦 乞伏氏
北涼 沢渠梁氏
梁 蕭氏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膺

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為魏臣然魏自昭成已前王迹未顯至如劉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為傳編之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網素且於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記注具存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斷自道武已來所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其餘不相關涉皆所不取至如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魏書命曰島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

今篇蕭贊雖云帝號附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為僭偽附庸傳云余

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虎意之北北人謂胡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號為姓武父誥汗爰世領部落汗爰死武代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密謀反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遣子朝獻

昭成以女妻之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為左賢王遣使請
堅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乃背堅專心歸魏舉兵
伐堅堅遣其將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為夏
陽公統其部落衛辰復附於堅昭成討大破之遂走奔
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寇魏
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人為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
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後以衛辰為單于督攝河
西新類屯於代來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

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
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
河西王幽州牧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其衆
八九萬道武軍五六千人為其所圍帝乃以車為方營
竝戰竝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帝乘
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
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
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衛辰單

騎遁走為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先是河水赤如血衛
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竝投之於河衛辰第三
子屈丐奔薛于部帥太悉伏屈丐本名敦敦明元改其
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興
高平公破多羅沒弈于妻之以女屈丐身長八尺五寸
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
寵遇踰於勲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丐天性不
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丐有濟世之

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丐
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邑固諫以
為不可興乃止以屈丐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
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道武末屈丐襲殺沒
奔于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
悔之屈丐恥姓鐵弗遂改為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
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晉將
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歎之

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皇帝於灞上號年為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為南郡性慳虐視人如草芥土以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効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

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墳墳自長
安起兵攻屈丐遣子太原公昌破墳殺之屈丐以昌
為太子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昌字還國一名折屈
丐之第二子也既僭位改年承光太武間屈丐死諸子
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
昌時冬至之日昌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
黑水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退
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

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
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
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
討之進不可尅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帝
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
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
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步
從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禽之

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決於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待禽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有何不濟昌以為然太武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臯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為便昌信其言引衆

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陣為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為左右以掎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寇其城初

屈丐奢好脩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
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
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顧謂左右曰蕞
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豈可得乎侍御史安頡
禽昌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
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為秦王坐
謀反伏誅昌弟定小字直殲屈丐之第五子也凶暴無
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

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羣孤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帝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衆潰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䴥四年為吐谷渾慕容瓊所襲禽定

送京師伏誅

徒河慕容廆字奕洛瓌本出昌黎曾祖莫護跋魏祖率
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始
建王府於棘城之北祖木延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始號
左賢王父涉歸以勲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
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遷於徒河之青山穆帝世頗
為東部之患廆死子晃嗣晃字元真號年為元年自稱
燕王建國二年昭成納晃女為后四年晃城和龍而都

焉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釗後稱臣乃歸其父屍晃死子雋嗣雋字宣英旣襲位號年為元年間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為進取之計徙都於薊建國十五年雋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天璽國稱大燕十六年自薊遷都於鄴號年光壽雋死第三子暉嗣暉字景茂號年建熙暉政無綱紀有神降於鄴曰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後苻堅遣將王猛伐鄴禽暉封新興侯道武之七年

苻堅敗於淮南暉叔父垂叛堅攻苻丕於鄆暉弟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間垂攻鄆亡奔關東還屯華陰自稱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大司馬吳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代泓泓弟中山王冲先為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求分王天下堅大怒責暉暉叩頭流血謝堅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垂及泓冲暉密遣使謂泓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

死問汝便卽尊位泓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勒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時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時梧竹數千株於阿城以待鳳凰冲小

字鳳凰至是阿城終為堅賊暉入見堅謝因言二子昨
婚欲堅幸第堅許之暉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蓬蔭不
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堅
與羣臣莫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事發堅乃誅暉父子
及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虜弟運運孫永
字叔明暉既為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
韓於市及暉為堅所殺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為小將軍
冲毒暴及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

可勝計初堅之未亂關中忽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
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於城
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關中謠
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為
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
據山東憚不敢進衆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
因人之怨殺冲立冲將段隨為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
長安王嘉謂之曰鳳凰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

此取滅亡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隨立
宜都王子覲為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
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為武衛將軍
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覲殺之於臨晉恒怒去
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
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冲子望為帝
改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子忠
為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東

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熙城以
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
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蕃於垂永進據長子僭稱帝
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敗降永永以釗為
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來攻永永
敗為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
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人戶服御圖書器樂
珍寶悉獲之垂字道明晃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自

謂諸弟子曰此兒閻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
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儕儕弗能平及卽王位以垂
墮馬傷齒改名為缺外以慕郤缺為名內實惡之尋以
識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為名年十三為偏將所在征伐
勇冠三軍儕平中原垂為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儕僭尊
號封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
不容於暉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
堅敗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

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鄆
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登國元年垂僭位號年為
建興繕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
貢三年道武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
道武遣陳公虔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
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
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
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尅長子垂乃止安出

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蓋知道武之興也而
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臯垂不許遼怒
遂自號大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子釗代之及垂
征尅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
有豐請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垂
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
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尅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
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斷其行路父子

問絕帝乃詭其行人之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怖以為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為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曰速去可免寶愈恐安退告人曰今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為烏鳩蠅蟻所食不復見家族十月寶燒船夜遁時河水未成寶謂帝不能渡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帝進軍濟河急追之至參合陂西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

是軍將至之應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衆
軍東西為掎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
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
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躍皆馬者蹶倒水上寶及諸父兄
弟軍馬迸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歛手
就羈禽其王公文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
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
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

子弟遂皆嗚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寶字道裕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為太子砥礪自脩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俊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驥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為恨寶既僭位年號永康遣驥逼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

稷吾宣惜死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稱無母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寶中書令眭邃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寇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山遂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師會奔中山寶命雲為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為慕容普隣所殺寶至龍城垂舅蘭

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李舅子盛
又汗之婿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策等百
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
壻哀而宥之盛字道運寶長子也垂封為長樂公寶僭
立進爵為王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為侍中左光祿大夫
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
之舊昵汗太子穆竝引為腹心盛結早等因汗穆等醉
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為建平又號年為長樂盛改稱

庶人大王盛以寶閨而不斷遂峻極威刑於是上下震
局前將軍段璣等夜鼓噪攻盛傷之遂輦昇殿召叔父
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死熙字道文小字長生
垂之長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
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
騰苑起雲山於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
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妻符氏鑿曲光海清
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遊城南止大

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
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為建始又為其妻起承華
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
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患凍魚膾仲冬須生地
黃切責不得加有司大辟符氏死熙擁其屍僵仆絕息
久而乃蘇悲號擗踴斬衰食粥大斂之後復啓而交接
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為忠無淚
者臯之羣臣莫不含辛以為淚及葬熙被髮徒步從轎

車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
矣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
雲為主雲寶之養子也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
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
降道武以懿為征東大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
誅晃少子德字玄明雅為兄垂所重苻堅滅暉以德為
張掖太守垂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即位以德鎮鄴
大丞相寶既東走羣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

既拔中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
號年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
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
城降魏德無所據用其尚書潘聰計據青齊入都廣固
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
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乃以超為
太子德死超僭立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
僭位號年太上超南郊柴燎焰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

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晉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拒之於大峴不從裕入大峴超戰於臨朐為裕敗退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墮於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迴助魏掎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平襄公後隨石季龍遷於清河漏頭勒以弋仲為奮武將軍封

襄平公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為豫州刺史丹陽公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為晉將桓溫所敗奔河東後為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長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敗降於苻堅從堅征代頻有功堅伐晉以襄為龍驤將軍督益守梁州諸軍事謂襄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亦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

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為泓所殺時萇為叡司馬懼臯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冲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之自擊苻登於安定敗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

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萇殺陛下者臣兄萇非臣之臯願不枉法萇死子興喪行服僭稱皇帝年號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陷之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永安平莫勞遣勇

將率精騎二百閱軍為前鋒將長孫肥所禽匹馬不反
平遂退走帝急追及於柴壁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
帝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
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蒙陝南四十里逆
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帝知
興氣挫乃南絕蒙陝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
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禽之又令緣汾帶岡樹柵
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堅為壘以自固興

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鉤取以為薪蒸興還壘道武
度其必攻西圍乃命脩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
不及棄之塹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為壘叩逼水門
與平相望帝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畏氣於是平
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
譟為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絕水口興
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間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
呼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逼乃將二妾赴

水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十
餘人隨平投水帝令泗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千餘
人皆斂手受執禽興尚書右僕射狄伯友已下四十餘
人興遠來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
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
數萬頭鬪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
曰今雀鬪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
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市求之不

得永興三年興遣周寶來聘五年興遣使來聘并請進女明元許之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敬尚書姚軌奉其西平公主於明元明元以后禮納之泰常元年興死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和晉將劉裕伐泓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裕執之於建康斬之

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代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為將永為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於長

谷遂同夷俗跋飲酒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修行業唯
跋恭慎慕容熙僭號以跋為殿中左監稍遷衛中將軍
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人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
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
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為主雲以
跋為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
決跋兄弟明元初雲為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為燕王置
百官號年太平於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

頗來附之明元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為跋所留太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為兵氣勸跋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剋而還神䴥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為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柰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閻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唯中給事

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弘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子男百餘人悉為弘所殺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為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宋氏通和延和元年太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徙其人三萬餘家於幽州其尚書郭深勸之歸誠進女乞為附庸保守宗廟

弘曰負豐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弘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為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太武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太武封崇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弘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太武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徙其人

三千餘家而還弘遣其尚書高顥請臯乞以季女克授
庭帝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
諫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不等討之日就蹙削
上下危懼弘太常陽燄復勸弘請臯乞降令王仁入侍
弘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居盧
等率衆迎之弘乃擁其城內士女入於高麗先是其國
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闐浦數
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度宿軍地

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
二寸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
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
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
其侍人質任王仁弘忿怨之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於
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子朗邈
朗子熙在外戚傳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弗如自漠北南出五世祖佑

隣并兼諸郡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苻堅堅以為南
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為將軍及
堅敗國仁叔步穎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穎大悅
迎而推之部衆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秦河二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為十一
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
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為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
於金城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為姚興所破

又奔枹罕遂降姚興拜為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追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請授明元許之田于五溪有梟集其手尋為其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為永康後襲禿髮傉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為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觔請伐赫連昌太武許之及統萬事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

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
訥聞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慕末字安石
跋既立改年為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遊後
園進彈鳥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
慕末弟殊羅蒸熾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
羅與叔父什黃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籥籥誤門不
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黃什黃曰我
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剗其腹投屍於河什黃母弟

白養及去列頗有怒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
人多叛後為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聞請迎於太武
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
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為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
太武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內徙
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伐率衆萬人攻南安
城內大饑人相食神䴥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
降送於上邽遂為定滅

大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官
蒙遜之先為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以官為氏以大冠
之世居盧水為酋豪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
勇名祖祁復延封伏地王父法弘襲爵符氏以為中田
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頗曉天文為諸
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
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為西平太守後遣其子纂率羅仇
伐乞伏乾歸於枹罕為乾歸所敗殺之蒙遜求還葬羅

仇因聚衆屯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
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
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為
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
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
安請為西安太守蒙遜欲激怒其衆乃密誣告男成叛
逆業殺之蒙遜泣而告衆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
信衆情怨憤泣而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

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張掖是
月涼武昭王亦起兵年號庚子永興中蒙遜寇姑臧遷
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頻遣使朝貢
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
禽懷祖斬之及聞晉滅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於蒙遜
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尋稱藩於
晉泰常中蒙遜冠燉煌改年承玄後又稱藩於宋并求
書宋文帝並給之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

與之神虜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
臣前後貢使相望後遣子安周內侍太武遣兼太常李
順持節拜蒙遜為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
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使崔浩為冊書
以褒賞之蒙遜又改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
詔遣使監護喪事私謚武宣王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
閨庭之中略無風禮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
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襫授先是太武遣李順迎

蒙遜女為夫人會蒙遜死牧捷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
師拜為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太武又遣李順拜牧捷
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
王牧捷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
許牧捷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
百匹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捷母妃后定號朝
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捷母宜稱河西國太后

公主於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牧犍乃遣封壇朝京師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賀羅使涼州且觀虛實帝以牧犍雖稱藩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公卿為書讓之數其阜十二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爾也用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遣大將董來萬餘人拒軍於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

喻牧捷令出牧捷聞蠕蠕內侵無善幸車駕返旆遂嬰
城自守牧捷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太武乃引諸
軍進攻牧捷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捷與左
右文武面縛請臯詔釋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家於京
師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書於燉煌城東門忽然不見
其書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所得
石丹書曰河西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
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捷征南大將軍董來

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初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傅嬖之李與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既尅猶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為蒙遜置守家三十家授牧犍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入之間牧犍使人研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

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
捷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
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始罰賓沙門曰曇無識東入
鄆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鄆善王妹舅頭
陁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識
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太
武聞諸行人言曇無識術乃召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
事榜訊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

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又人告牧犍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與主決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得襲母爵為武威公主蒙遜子季義位東雍州刺史真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至京師付其兄弟扼殺之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張掖王祖廣武公後坐謀逆俱死初牧犍之敗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南將軍奚眷討

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潔守
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克退保
臨松太武不伐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
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潔及統帥兵出於健軍
二年太武遣使拜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尋以無諱復規叛遣南陽王奚眷討酒泉克之無諱遂
謀度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
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

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閻爽為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留安周住鄯善從焉眷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立為蠕蠕所并

梁帝蕭僧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為梁武嘉賞梁普通

通中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營岳陽郡王位東
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營兄弟而立
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
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營既以其昆季不得為嗣常懷
不平又以梁武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
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
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
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營以襄陽形勝

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太清二年梁武以譽兄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纘恃才輕譽州府迎候有闊譽深銜之遂託疾不與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構譽及發於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譽告於發發間之大怒及梁元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赴都發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梁元又使諮議參軍劉毅

召營自行營不從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剋期襲營未及發會營以他事召方貴謀泄遂據樊城拒命營遣軍攻之梁元乃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而樊城已陷營禽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營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伐江陵以救之梁元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營曰以姪伐叔逆順安在營曰家兄無臯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時攻柵不剋會大雨

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軍主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於江陵營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健水營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於西魏時西魏大統十年也周文令丞相東閣祭酒榮權使焉是歲梁元帝柳仲禮圖襄陽營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察為質請救周文帝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為援十六年忠禽仲禮平漢東西魏命營發喪嗣位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命營為梁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

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部而朝於京師
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召權見曰權吉士也
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譽曰榮常道二國之言無
私故譽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國
于謹伐江陵譽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命譽主梁嗣
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
周譽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為昭明
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

龔氏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其慶賀
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
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勲級則又兼用
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
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
於西城名曰武植周文外云助譽備禦內實防譽初江
陵滅梁元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譽立琳乃遣其
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冠譽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譽之

四年晉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大守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蕃乞師於晉晉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壓一百餘人七年冬有鵬鳥鳴於寢殿八年二月晉終於前殿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定二年也八月葬於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晉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

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
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鳴經御婦
人之衣更不著並皆棄之一辛姬媵病臥累旬又惡見
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
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嘗覽簿領好為戲
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荅曰
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
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牴

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克軍寶然此等戚屬咸在
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
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為國
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
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為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
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
授魏人憚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
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譽謂德毅曰卿此

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
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閭城長幼被虜入
關又失襄陽之地嘗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是
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
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歎吒者久之遂
以憂憤發背而死嘗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
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武帝

又命其太子歸嗣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睂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
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翼太后曰太皇太后
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
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
孝皇太妃二年其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
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玄智
為質於歸仍請兵伐陳歸上言其狀武帝詔衛公直督

荊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歸亦遣其柱國
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
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為
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歸臯於歸之
柱國殷亮歸雖以退敗不獨臯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
吳明徹乘勝攻剋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
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
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歸馬軍主馬武

吉徹等擊明徹退保公安歸乃還江陵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歸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青泥歸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為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歸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為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歸之十年皎將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既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宜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

望借數州以禆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帝許之詔以
基平鄴三州歸之於歸及平齊歸朝於鄴帝雖以禮接
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周文
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脣齒掎角之事辭理辯暢因
涕泣交流帝亦為之歔欷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
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义亦預焉帝指謂歸曰
是登陴罵朕者也歸曰長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帝大
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為梁主盡

歡歸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為朕舞乎歸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敢不下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綃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以為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既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

納歸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煬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來朝長安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帝賜歸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歸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寢疾薨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劍帝覽而嗟悼歸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之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

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
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
並行於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

琮字溫文性俶儼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
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
陽王尋立為梁太子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敦勉之又賜
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
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

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泄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臣下二百餘人朝京師江陵父老莫不殞涕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郡州琮叔父巖及弟獻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人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復十

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柱國賜爵營國公自登
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亡琮至
煬帝嗣位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
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
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
列帝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
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為尚書令見琮嫁
從父妹於鉗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

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
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
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
友既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
家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
為梁公鉅小名曰藏煬帝甚昵之以為牛與宇文皛
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
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為宇文化及所殺營之居帝位

子泰追謚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封東平王岑封河
間王後改封吳郡王琮弟獻義興王璵晉陵王璟臨海
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以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
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岑
善方傳淮褚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
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
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
翼人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洋王誦

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居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敬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晉子蔡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於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秦字道遠晉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晉之為梁王立為世子尋病卒及晉稱帝追謚焉

嚴字義遠晉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東陽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嚴為主為總

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營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之五年
卒贈司空謚曰孝

本字智遠營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
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
將軍封懷義郡公

獻字欽文歸第二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
頗有能名崔弘度兵至鄆州獻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

主以為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之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營歸等兄弟中並第三而踐尊位獻自以歸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禽異奔獻由是益為衆所歸宇文述之討獻遣王襄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襄襄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獻敗將左右數人逃於太湖匿於人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環仕隋尚衣奉御瑒衛尉卿秘

書監陶丘侯瑀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
梁尚書儀曹郎南兗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
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
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
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譽初出第勉仍薦大
寶為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嘗出鎮會稽大
寶詣選曹求諮議不得以為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

為孫秀非人也。營蒞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
出及梁元與河東王譽結隙。營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
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
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營云湘
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不援臺城。營納之。及營於
江陵稱帝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位柱國軍師將
軍封安豐縣侯。歸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
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歸之三年卒。及葬

歸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為公諡曰文凱配食營廟大
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營之章表書記
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營推心委任以為謀主時人
以營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
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
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營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尚
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
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字敬道有至行位

散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有三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為尚書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營母龔氏之外弟也性敦厚有籌略初為營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及營稱帝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為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

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荊州刺
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卒歸舉哀
於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
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為公謚曰康節有
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位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材幹膽勇過人譽稱帝進位柱國
封上黃縣侯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為公歸之五年
以益德配食營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嘗蒞雍州，正為其府中兵參軍。禽張
繢獲杜岸，皆正之力。嘗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
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剛。歸之五年，以正配
食。嘗廟子德毅多權略，位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為簡文所
知，以錄事參軍隨嘗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
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款。或
有得其書送於嘗，嘗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

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譽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謂少沉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譽至襄陽。譽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克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封長寧縣公，及譽稱帝，位散騎侍郎，起部尚書。

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嘗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

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

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

之象仕隋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

縣令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嘗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嘗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嘗又謂之如初如

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
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
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
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祗言如周官作
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
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
咸服其寬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俊安成內史敞少有識量

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東今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便恐彝倫失序宣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戶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

譙州刺史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

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遞為割據亦一時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梁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歛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頽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為外戚不事自

持蓋亦守滿之道也

北史卷九十三

北史卷九十三考證

鐵弗傳父皓汁爰世領部落○汁魏書作升

衛辰第三子屈丐奔薛于部帥太悉伏○丐魏書作子
遂僭皇帝於灞上○僭字下應有稱字

不及入城奔投上邽○入城上監本誤缺一字今從南

本

徒河傳東至聞喜○喜魏書作嘉

常自謂諸弟子曰○魏書自作目又無子字

寶即位以德鎮鄴大丞相○馮夢禎云魏書以德鎮鄴後拜丞相此云鎮鄴大丞相誤

馮跋傳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為世子○魏書無二字

乞伏國仁傳田于五溪○監本缺五字今從南本增入蕭詧傳周文命柱國于謹伐江陵○梁書元帝紀于謹上有萬紐二字

琮傳嘗與賀若弼深友○深友隋書作深相友善

北史卷九十三考證

謹案第三頁後四行太慈伏送之姚興刊本送訛
逆據監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四行以國甥得襲母爵為武威公
主刊本得訛為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張賦京